



【落英缤纷】

江南桂花开

□梁君梅

十多年前,从北方来到上海,第一次闻到桂花的清香,就爱上了。从此,桂花成为我喜欢上海秋天的一个理由。

每年的秋天都是从不经意间闻到桂花香开始。夜晚漫步,在吹过的一缕晚风中,忽然嗅到了桂花的甜香;或者一场秋雨后,看到远处树上绽放的簇簇淡黄色的小花,不禁会心一笑:你好啊,秋天,又是一年啦。

其实,桂花并不是南方独有,如今北方很多地方也可以看到,但不像江南这么普遍种植,品种也没有这么多,大多是普通的四季桂。我很愿意跟北方的朋友聊桂花,津津乐道地讲丹桂、金桂、银桂,恨不得抓来那香气放在我的文字里,可以跟他们分享闻到花香的愉悦。

上海的小区里,校园里,公园里,路边,随处可见桂花树,到了盛花期,忽如一夜秋风来,千树万树桂花开,一城桂花开到燃,整个城市沦陷在桂花的温柔里。

于是,那温婉馥郁的芬芳,犹如无处不在的精灵,随时出乎我的左右,走在路上,在教室里上课,躺在卧室里,坐在窗前看书,甚至是在厨房里忙碌时,都不时有缕缕幽香拂来,让人不由得愉悦。江南的桂花是在日常和生活里的,出门可见。桂花的妙处在于,可赏可食,干桂花、糖渍桂花,可以将桂花的香气收住、储藏,然后用来泡茶,做桂花糕、桂花酒酿圆子,也可以酿桂花酒,江南人总是变着法地把桂花的清甜芬芳吃到肚子里。咬上一口甜甜糯糯的桂花糕,能熨平无数内心的小皱纹,可以让人不计前嫌地重新爱上这个世界。这大概是与北方桂花的区别吧。

当然,专门去赏桂,于很多的上海市民而言,也是秋天的一个仪式。每到三秋桂子飘香时,往往全家出动去赏桂。赋闲的老人们最惬意的,是在公园里的桂花树下,与三两好友喝茶闲坐。我最喜欢的两个赏桂的地方,一个是我家附近的桂林公园,一个是杭州的虎跑。

桂林公园原本是一个小巧精致的私家园林,布局讲究。楼台亭榭,婉转的回廊,玲珑的假山,小桥流水无不体现出江南园林的雅致。更名副其实的,园内遍植桂花,品种繁多,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四季桂齐全。且很多都是枝繁叶茂的大树,开起花来密不透风,将周遭的空气都酿成醉人的甜香。桂花树与精巧的楼台亭阁,假山,小桥,池水融为一体,比在别处的桂花多出了相得益彰的美丽。赏桂就要在这样的园林里才相宜。因为离家近,所以在桂花盛放时节,我常常在园中流连,特别会选择游客还未至的早晨,或者已经散去的傍晚去,可以静静地与一园的桂花相处,细听她们芬芳的呼吸。傍晚的桂林公园里,暮色被桂花明艳,晚风被桂香陶醉,满园的人散去,桂花的香气重新收复了失地,慢慢填满每寸空间。立在树下,柔弱无骨的香蔓缠上我的身躯和四肢,让我不由自主跟她一起呼吸。

桂林公园著名的四教厅前有一棵丹桂是我最喜欢的,整棵树姿态优美,亭亭玉立,枝丫被修剪得参差有致,在一片草坪旁边卓然独立,绝对的C位。最惊艳的是,她开花的时候,一树丹红,花香浓郁。每年我都会专门去看这棵树,遗憾的是,近两年我要不就是错过了花期,要不就是去得太早,而且,似乎美人迟暮,她再没有如那年开得那么美过。

一般去杭州赏桂的人都喜欢去桂满陇,但我更喜欢虎跑。可能是因为有一年去时,正赶上桂花盛放,几棵两三人合抱的高大桂花树,在头顶上开出大片的花云,醉人的甜香跟阳光一起洒下。一阵风起,桂花雨纷纷飘落,落在地上细密的一层;落在肩头头上,染一身花香;落在手中的茶杯里,就是桂花茶。以后想到虎跑,我就会想到那里的桂花,它们实实在在落在了我的心上。

如今人们赏花大多是用手机的摄像头,是用圈里发的图。桂花却不太适宜于这种“图赏”和“微赏”的赏花方式,更适合亲临树下的“现场赏”,因为它的花实在太质朴,太不起眼。而李清照诗云:“何须浅碧轻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主要是因为它的花香吧。而这花香也只能是站在树下才能真实地闻到吧。一个远在北京的朋友,在一个桂花季的末期到上海出差,我陪她到桂林公园,坐在四教厅的廊下喝茶。上午的阳光是清亮透明的,微风送来淡淡的桂香,我俩没有很多的话,只是相对而坐,一时宠辱皆忘,大有偷得浮生半日闲之感。这情景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记忆,也让朋友爱上了桂花香。她每年会在网上购买干桂花泡茶喝,只为捧着杯子闻桂花香。为了在自己家里营造一树花香的氛围,她还专门买来桂花味道的香水,想念桂花的味道时,喷一下。当然,朋友说这还是没法跟坐在桂花树下的陶醉相比。

自从结识了桂花,我岁月的年轮里揉进了沉静和温柔。人淡如菊,其实,桂花亦是如此。桂花花不起眼,香不扰人,简素婉约,不急不躁,不慌张亦不张扬,自怡即怡人。

桂花来的时候安静,退场的时候也是悄然。往往是于深秋时节的某个夜晚,外面秋雨潇潇,我默立窗前,有些惆怅,因为我知道此刻的夜色中,一场无人目送的告别正在纷纷扬扬。明天清晨的桂花树下,会有一层厚厚的桂花雨。

【巴金在山东】

沂水情缘

□高军

巴金参加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,于1951年8月6日午后三点到达沂水城。当时的沂水城不仅是沂水县政府驻地,还是沂水专区(1950年设置,1953年撤销)驻地。巴金一行在“公署秘书屋”住下后,一直在这里住到10日,然后去了沂南县。8月19日又从沂南县回来住下,8月20日再次离开返回济南。这前后两次,一共是六天五夜的时间。

一碗打卤面

巴金这次沂水之行,行程紧张,可谓风尘仆仆。他是8月6日上午九点半离开莒县前来沂水的。他们告别翠黛堆簇的浮来山,继续在一座座高低不等的山峰之间辗转,沐水在身后离得越来越远,沂河却在前方越来越远。当时沂蒙山区的路况很不好,他们一路上很辛苦,沿途多次下车,前行速度很缓慢。在紧张忙碌的行程中,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

这段路本来并不太遥远,所以他们连午餐也没有准备,大家一路上很激动,也有点好奇,所以就忘记了饥饿。为了赶路,他们没有在中途再找吃饭的地方,目标只有一个,就是向沂水前行,前行……坐车加步行,他们用了五个半小时的时间,才到达当天的目的地沂水城。

巴金他们到来后,当地领导表示热烈欢迎,知道下午三点多了他们尚未吃午饭,就赶紧安排工作人员为他们准备午餐。大家在热情地说着话,当地领导简单地介绍着情况,特别是沂蒙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的重要贡献,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经济、积极发动参军、支援抗美援朝等工作开展情况。

接近下午五点,工作人员为大家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打卤面。只见汤水中漂着亮亮的油花,一股浓郁的香气向四下飘散着。虽然叫打卤面,但这又是具有沂蒙当地特色的一种面食。伙房的师傅用擀面杖手工精心擀制,面条下熟盛到碗里后又浇上一层“卤子”。“卤子”是沂蒙方言,指的是用葱花、姜末在油中炸锅后,由猪肉或鸡蛋等制作的佐餐食物。这样吃面条就不用其他菜了,既简单省事,又能及时充饥。

一个多小时后的七点钟,巴金又在宿舍里吃上了当天的晚饭。他们的午餐和晚餐间隔时间很短,这是因为赶路而造成的。

那一碗浓香可口的打卤面午饭给巴金留下深刻印象,让他感到口有余香,很是难忘。晚上他在一个纸片上将当天的事儿记录下来时,吃饭方面仅仅记下了这一碗打卤面,而没有记录肯定更加丰富的当天那顿晚餐。

四场电影

沂蒙山区过去十分封闭,是一个“四塞之固,舟车不通,土货不出,外货不入”的地方。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交通依然十分不便,文化生活还很贫乏。作为沂水专区、沂水地委所在地,当地人也很少能看到电影。

这次为配合中央老根据地访问团的工作,中央有关部委和省里以及地方抽调大批工作人员,调集很多财力物力,配备大量文化资源,组成文工团、医疗队、电影队、幻灯队等,配合访问团一起行动。

跟随巴金一行的电影放映队是8月3日晚上八点赶到潍县与访问团会合的。巴金他们是中午十二时一刻到达潍县的,随后他们一起来到了沂水城。

尽管第一天到达沂水城的时间较晚,但放映工作还是随即展开,当天晚上放映队在巴金他们居住的宿舍东侧广场上为民众放映《斯大林格勒战役》。

这部电影中苏军在冰天雪地里不畏牺牲、英勇奋斗的故事非常感人,观众们看得投入,都沉浸在电影情节中,深受感动。但非常遗憾的是,一个小时后因机器故障放映只能暂停下来,观众意犹未尽。大家等啊等啊,最后只好遗憾地散去。

第二场电影是8月7日晚上九点半开始放映的,具体片名已不清楚。这天巴金的日程安排紧张有序,在礼堂吃过晚餐后,晚上七点来到了举行欢迎晚会的广场上。欢迎晚会八点半左右举行。电影是欢迎仪式结束后才开始的,所以放得比较晚。但是,观众热情不减,广场上聚集了很多热情观看的人。

8月8日晚上放映第三场电影,影片名叫《卫国保家》(巴金日记记载为《保家卫国》,误)。这个电影是根据和巴金一起前来沂水的陶钝当年在莒南写的长篇《新编杨桂香鼓词》改编的。电影是晚上八点开始放的,但巴金九点才赶到现场,所以只看了后半部。这天巴金的工作也安排得很紧凑,本来决定这天要到沂南县的河阳去,可因为前一天半夜下了一场暴雨,造成沂河决口,致使汽车不能通行,于是就改期了。巴金他们继续在沂水城忙工作,一直忙到下午五点多。晚饭后出去简单散步一会儿,巴金又请陶钝来宿舍介绍了山东一些大的战役的情况。然后,才去看了一会儿电影。回宿舍不久,副团长张维成从地委回来,说大约明天还是走不了,决定先到沂南县政府所在地界湖镇(不是行政单位,就是集镇)去。这一天,巴金同样很少有休息时间。

第四场电影是8月9日晚上放的。巴金他们忙完一天的工作,已经很疲惫。晚上九点,访问团在医院里又放了一场电影。巴金认真观看,十点后回到专署宿舍。这时他们接到通知,第二天坐原来乘坐的汽车去沂南县苗家曲。这天晚上天气晴朗,巴金记下了当时的情景:“坐大车回来时天上一钩新月,星斗漫天。”

多次会议

沂水城是沂水地委、沂水专署驻地,全区的很多工作都需要通过会议进行安排,访问团的工作当然就更需要会议部署和开展了。巴金在沂水城参加多次重要会议,主要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:一是集中了解当地各个方面情况;二是通过座谈会向老区人民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,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;三是汇报访问团工作开展情况。

巴金参加的主要会议有:8月7日上午在专区礼堂的报告会,第一个作报告的是专署副专员杨德明,接着是沂水地委副书记周星夫,第三个是朱县长。报告人详细介绍沂水专区以及所属各县,特别是巴金他们即将前往的沂南县各方面的情况。下午访问团和当地干部在办公室就下一步工作开展讨论会商,明确具体的工作思路。8月8日上午当地干部李科长跟巴金介绍沂水情况。下午巴金参加军属座谈会。晚上,又把陶钝请到宿舍里来介绍解放山东的几次大战役。8月9日巴金他们开了一整天会,上午是军属座谈会,下午还是开座谈会,会议直到六点结束。七点前,他坐大车去距离宿舍五六里路远的医院,道路很不好走,一路颠簸。八点又开始开会,九点前结束。8月19日,巴金回到沂水城,晚上七点半召开情况汇报会,一直开到夜里十一点多才结束。这些会议的召开,对于巴金来说,收获颇丰。

8月10日巴金一行离开沂水城去了沂南,8月19日中午他们从沂南县又回到沂水城。杨德明副专员过来迎接照应,热情交谈。晚上,会议又开到夜里十一点多。8月20日,巴金他们结束行程,乘汽车经景芝、潍县,然后转乘火车返回济南。

巴金在沂水城六天五夜的时间,做了很多工作,给当地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,值得记录在册,长久留存。